

「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 秘本

小说
大系



中国
戏剧出版社

千古奇书
篇篇绝世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赛花铃
风流悟
珍珠舶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赛花铃

[清] 吴兴白云道人 编次

[清] 烟水散人 校阅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护花神阳台窃雨 (1)
- 第 二 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 (8)
- 第 三 回 慧娇娥衡文称藻鉴 (14)
- 第 四 回 俏丫鬟带月闯书斋 (21)
- 第 五 回 慈觉寺春风别梦 (28)
- 第 六 回 晚香亭夜月重期 (34)
- 第 七 回 感新诗西窗续旧好 (40)
- 第 八 回 赠吴钩旅次识英雄 (47)
- 第 九 回 闯虎穴美媛故人双解难 (52)
- 第 十 回 触权奸流西剿寇共罹殃 (58)
- 第 十 一 回 势利婆信谤寒盟 (63)
- 第 十 二 回 贞洁女捐躯殉节 (69)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- 第十三回 凭侠友功成奏凯 (75)
- 第十四回 游山寺邂逅娇姿 (81)
- 第十五回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 (86)
- 第十六回 赐环诏一朝联三媛 (92)

第一回 护花神阳台窃雨

诗曰：

弹铗朱门志未扬，为人须负热心肠。
宝刀一掷非谋报，侠骨能令草木香。

其二：

匣底铗锋未曾试，男儿肝胆向谁是。
手提三尺黄河水，天下安有不平事。

这两首诗，名为宝剑行，是赠侠客之作。大凡天生名流，为国柱石，必定上有神灵暗佑，下有侠杰扶持。凭你群奸说陷，百折百磨，到底有个出头日子。这，所谓吉人天相，然在自己，也须具有慧眼。先辨得他果是仙真，果是侠客，然后不被人欺，而仙侠为我使用。有如宋朝文彦博，征讨贝州妖人王则。一日，升帐独坐。忽被妖人飞一大石磨，从空打来。刚到头上，却得一人飞空抱出，把那交椅打得粉碎。彦博吓了一跳，起来拜谢其人，竟不认得。求其姓氏，那人并不答话，但写“多目神”三字而去。彦博才省起，幼时读书静室，夜半曾有一鬼乞食，形容甚怪，自言是上界多目尊神，因犯九天玄女法旨。罚他下方受苦。彦博遂饱赐酒食，又为他向玄女庙中，主诚求愿，果然即得超

升。所以今日特来相救，以报前恩。这所谓神灵保护的了。

还有侠客一桩故事。明朝苏州有一钱生，名唤九畹。为人怀才抱行，磊落不羁。一日偶在虎丘梅花楼饮酒，见一壮士欠了酒钱，为酒保挫辱。钱生看他不是凡流，竟与他清偿所欠，并邀同饮，那人欣然就座。谈论中间，钱生细叩行藏。那人道：“俺隐姓埋名已久，江湖上相识，但呼俺为申屠丈。因在此期一道友梅山老人，偶来闲步，不料忘带酒钱，致遭酒保无状。这也是小人，不必计较了。只是有累足下应还，何以克当。两人自此结纳了一番，后三年，钱生携资宦归，途遇响马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一人从松梢而下，手持尺刃，杀散强寇，亲解生缚。仔细一看，其人非别，原来就是申屠丈。钱生向前拜谢，申屠丈笑道：“梅花楼一夕酒资，自当偿答，何用谢为。”遂跨步而去。这是旧话，不必细说。

近有一人，也亏了仙真暗佑，侠客扶持，后来得遂功名，脱离祸网。说来到也希罕，因做就一本话头，唤做《赛花铃》。看官们不嫌烦琐，待在下的一一备述。

那人是明朝直隶苏州府太仓州红家庄人氏，姓红，名芳，表唤子芬。父为礼部侍郎，去世已久。娶妻王氏，琴瑟调和，年俱三十以外。单生一子，唤名文畹。生得仪容秀雅，资性聪明，年方八岁，便能吟咏。芳与王氏，十分爱惜，不啻掌上之珠。每日亲教攻书，不容少辍。你道红芳是个宦家公子，为何不延请西席，却自己教诲？原来先礼部是个清正之官，家道不甚丰裕，又因文畹年纪幼小，所以不请先生，只得权自教他几载。正所谓：

二义并尊师即父，一经堪授子为徒。

却说红芳，家虽清俭，其所居宅第，层楼曲室，仍是闾閻门楣。靠后建着园亭一座，内造书室三间，收拾精雅，即文畹在内

读书。室之左首，靠着太湖石畔，有牡丹花二本。其一，枝叶扶疏，根株甚大，乃侍郎公所种。其一乃红芳亲手栽培，未滿十载。此外又有桃柳梅竹之属，独墙角边有绝大的槿树一株，葱茏高茂，将及百年之物。只是园虽幽雅，往往有妖物作祟。喜得红文琬年纪虽轻，胆力颇壮，所以同着书童紫筠，在内肄业。祖上相传，又有宝剑一口，名曰五道水。光芒焕发，真不亚于干将莫邪。

一日午余读倦，红芳将剑细细的玩弄多时。红生在旁从容问道：“敢问父亲爱玩此剑，不知有甚好处？”红芳答道：“凡做男儿的，上则安邦定国，下则斩怪除妖，非此利器莫能也。”红生道：“据着父亲这般说起来，在孩儿辈，只宜学剑足矣，何以咬文嚼字，又做那清苦生涯。”红芳莞然笑道：“吾儿点点年纪，谁料敏悟至此。只是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当那用兵时节，非武无以戡乱。若在太平之世，所以致君泽民，岂能舍此三寸毛锥。吾愿儿为文臣，不愿儿为武将也。”自此，红生将那宝剑挂在床头，不时把玩。

光阴荏苒，那一年倏又长成一十五岁。一日早起，忽闻外边传进：“方相公来了。”红芳急忙放下书卷，向前迎接。原来这姓方的，名唤永之，是方正学之后，乃一饱学秀才，就在三十里之外，白秀村居住，与红芳是嫡表兄弟，故来探望。红芳迎进客座，问过起居，遂置酒饭款待，着文琬出来，亦相见礼毕，方公欣然笑道：“与贤侄别来未几，一发长成可喜。适才遥闻诵声朗朗，所读何书？”红芳道：“经与古文，俱已读完，近来胡乱读些小題。只怪他性耽音律，闲时每吟哦不辍。弟以诗乃不急之务，若专心致志，必致有妨正业。怎奈再三规训不从。”方公道：“做诗是文人分内事，何谓不急。侄既有此妙才，做表叔的就要面求一首。”因指庭前菊秧为题，文琬不假思索，应声占道：

芍药花开春暮时，东篱消息尚迟迟。

寄言墨客休相笑，一日秋风香满枝。

方公听毕，拍案称赞道：“细聆佳咏，异日前程远大，不卜可知。虽云未臻大雅，然由此再一琢磨，足与李杜来平分一席。”红芳道：“不过随口乱言，仁兄何乃过为奖誉。近闻晚芳与仲馨二位贤侄，闭户苦读，想必进益颇多。”方公摇手叹息道：“只一部经书，尚未读完，那有进益的日子。”原来方永之有侄，名兰，表字晚芳；子名蕙，表唤仲馨。俱与红生年纪相仿。当下方公又问道：“不知今岁西席何人？”红芳道：“弟因窘乏，不及延师。即欲附学，又无善地，只得自己权为设帐。”方公道：“有了这般资颖，后日必成伟器。虽则自训真切，然闻古人易子而教，还不如延师为妙。我闻曹士彬为人忠厚，所学淹贯，现在敝友何家设帐，不若来岁吾与老弟，共请在家，上半载在弟处坐起，下半年在敝居终局。又闻沈行人之侄西苓，也要出来附学，约他同坐，岂不是好。”红芳道：“如此极妙。在弟虽窘，亦不吝此几两束脩。只是顽儿自幼娇养，恐怕难以出外。”方公道：“我与贤郎，虽云中表，实系叔侄至亲，何妨就业。兄弱息素云，久欲与弟结秦晋之雅，今不若就此订定。则以侄兼婿，骨肉一家，那时便可以放心得下了。”红芳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何幸如之。但愧家贫，无以为聘耳。”方公厉声道：“吾辈以亲情道谊为重，一言即定，安用聘为。”红芳即时进去，与王氏商议，取出祖上遗下的紫玉钗二股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今日就是吉日，权将此钗为求允之仪。”方公慨然收领。

当晚无话，至次日饭后，同去约了沈西苓。又到曹士彬处，定了来岁之约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新正天气。红家备了船只，一边去接先生，一边去接沈西苓及方兰、方蕙。到馆之夕，未免

置酒相款，各自收拾书房安歇，不消细叙。

却说沈西苓，讳叫彼美，乃沈行人之侄。家居吴县，年方十八，学问充足，进学已二载了。只为曹士彬时髦望重，又兼方红二公相拉，所以出来附学，与众窗友俱不相投，独与红文婉十分莫逆。自此倏忽二载，文婉一来自己天性聪明，二来曹士彬教训之力，三来沈西苓切磋之功，所以学业大进。诗文韬略，无不博览精通。当下取一表号，唤做玉仙。只因两赴道试，不能入泮，居常愁眉蹙额，怏怏不悦。亏得曹士彬与沈西苓，曲为解慰。于时，中秋节近，士彬与众生俱各归去。玉仙闭门自课。

忽一夜，读至二更时候，不觉身子困倦，遂下庭除闲步。徘徊之际，忽然月色朦胧，阴风惨刮。遥闻半空里喧嚷之声不绝，侧耳静听，却是西北角上，哄声汹涌，恰像兵马格斗的一般。玉仙惊叹道：“不知又是什么妖物作怪了。”连把紫筠呼唤，已是熟睡不醒。便向床边取了宝剑，往太湖石畔，潜身细看。只听得哄声渐近，一阵狂风过处，见一老姬，手执双刀，向南疾走。那老姬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骨格轻盈，梳妆淡雅。论年庚，虽居迟暮，觑丰态，未损铅华。疾行如电，执利刃而飞趋。杀气横眉，似衔枚而赴敌。若云仙子殊姑射，道是妖姬似永儿。

那老姬过后，随有一将，獠牙红脸，貌极狰狞。手执巨斧，急急的向南赶去。红生偷眼一看，吓得遍身寒抖。原来那将生得：

躯幹夭乔，威风凛凛。鬓须苍赤，状貌森森。执开山之巨钺，力堪破石。具丈六之修躯，顶欲摩天。似此狰狞恶相，疑为木客。若令浑身披挂，即是神荼。

只见红脸将向前驱赶，那老嫗回身，抖搜精力，杀了数合。正在酣战之际，刺斜里又忽地闪出一个美貌女子来。那女子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国色最盈盈，温柔似太真。
含娇依淡月，弄影惜残春。
杨柳风前断，茶蘼架畔亲。
慈恩今已谢，惆怅洛阳尘。

那女子柳眉直竖，星眼含嗔，舞着双剑，与红脸将接住。一来一往，三个混战了一会。那老嫗气力不加，刀法渐乱，被那红脸将一斧砍倒。女子急欲救时，又被红脸将轮斧劈来，遂绕着太湖石畔而走。其时，玉仙看得长久，心甚不忿。暗想：何物妖怪。辄敢如此跳梁。我闻宝剑可以驱邪何不将来一用。便大着胆，等那红脸将次赶近女子，提起宝剑，用力砍去。只闻空中铮然一响，连剑与女子都不见了。时已二更天气，要去寻剑，却又骤雨如注，只得进门安寝。

次日清晨，急往园中，遍处寻觅，绝无踪迹。惟见老牡丹根株断落，跌倒在地。那新种的小牡丹，全然不动。又寻至墙角边，只见宝剑砍在槿树之上，剑口血迹淋漓。玉仙不胜骇异。即时拔出剑来，把那槿树一顿砍倒。忽然一阵香风过处，夜来那个美貌女子，罗袖飘飘，玉环啾啾，向前深深万福道：“妾乃花神也，自居此园，历有年所。近来祸被槿精，渔色欺凌。因妾贞介自守，以致昨夜老母与彼相角被戕。若非君子解救，妾亦为之命毙矣。重蒙厚德，特此致谢。”玉仙又惊又喜，向前揖道：“仙卿洪福，自应免祸。槿精作祟，理合去除。若在小生，何力之有。但今日之会，信非偶然。不识仙卿，亦肯效巫山之雨，令小生得以片时亲近否？”花神低首含羞，徐徐应道：“感君大谊，岂敢固

却。如欲荐枕，愿俟夜来。”玉仙笑而许之。

及至夜深时候，果见花神冉冉而降。于是披芙蓉之帐，解雾之衣。玉股既舒，灵犀渐合。既而翻残桃浪，倾泻琼珠。而红生已为之欣然怡快矣。有顷，花神整装而起，向着玉仙，从容说道：“妾虽爱君，奈因天曹法重，自后不获再图一会。然君佳遇颇多，姻缘有在。日后有一大难时，妾当竭力图报，惟郎保重保重。”说罢，回首盼生，殊有恋恋之意。而窗外香风骤起，遂凌风而去。玉仙似梦非梦，痴痴的沉吟了一会，始知红脸将是槿树精，老姬与美貌女子即是牡丹花神也。又连声叹息道：“非此宝剑，则花神何由免厄，而精祟何以得除。今既斩灭，谅无事矣。”

到了次早，会值曹士彬与沈西苓俱已到馆，遂将此事搁起不题。

要知后来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第二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

当下曹士彬到馆，随后方兰，方蕙与沈西苓，一齐同至，各自攻书无话。

你道，下半载应在方家供膳，为何仍到红家？只因方公患病，故将酒米蔬肴送到红生家里，托暂支持，俟病愈之日，即同过去。不料那一年，流寇猖獗，湖广、江西等处地方，俱被残破，一连夺踞二十余城。亏得张总制兴湖广总兵莫有功，督兵征剿，稍稍败退。然风闻开去，各处草寇，聚众相应。遂有一员贼将，啸聚泖湖，手下约有三千贼众，官兵莫敢剿捕。其人姓唐名云，系山东响马出身。生得虎头猿臂，黑脸长髯。会使一把大刀，更精骑射，百发百中，所以众贼推拥为首，自号黑虎天王。当下扎寨，连接数里。凡苏松等处，市镇村落，无不被其剽掠。早惊动了上司官长，邀请提督咎元文进剿。

那咎元文，以武进士历有战功，升至右府同知，赐一品服，奉敕镇守吴淞。一日升帐，只见众将官纷纷禀报，泖寇唐云，十分猖獗。正在议论间，又值抚院檄文已到，随带副总镇王彪，立时起兵征进。那王彪能使六十三斤一条大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最为咎元文心腹健将。当下领了三千铁甲军，星夜杀奔前来。地方少不得派出粮饷，犒赏军士。延挨数日，打下战书过去。那黑

虎天王，闻了这个消息，登时唤过手下四员大将商议。一名三眼夜叉黄俊，一名独脚虎史文，一名小金刚鲁仲，一名撩天手陈达，俱有千斤气力。黑虎天王把上项事说了一遍，史文便道：“吾主不必忧虑，官兵若到，只须如此如此，管教他片甲不回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史大哥说得有理。”计议已定，即批发战书，约定明午出战。其夜，忽值本处乡绅，公宴请着咎元文饮酒，全无整備。及闻战期即在明日，大家仓惶失措，各自整理船只器械。挨到明晨，湖上并没动静，但有几只小船，对面时常来往。咎元文不以为意，遂促王彪为前部，招集众将，一直杀过山去。将近山前，只见芦花滩里，泊下许多船只。咎元文见了，连叫众将放炮。那贼船上听得炮声响处，并没一个迎敌，拥着两员头目，东西逃窜去了。王彪乘势杀上岸来，斩开了寨栅，并不见有甚兵马，止有粮草金银，堆积如山。众兵看见，尽去抢掳。捡着好的呈献主帅，其余各自分头抢散。正在扰攘之际，忽然见山后火起，四下喊声齐举。须臾狂风骤作，走石飞沙，早有四员贼将从旁杀出，把咎元文大兵，截为数处。那官兵身边揣着金帛，谁肯恋战。独有王彪自恃骁勇，便轮动钢鞭，向史文就打。史文往后一退，反把王彪围住垓心。此时王彪，独战五将，并无惧色。杀到申牌时分，手下仅存二十余人，只得下了一只小船，向南而走。又被鲁仲一箭射中水手，那船便支撑不定。陈达飞棹赶上，用力一枪，搠着了王彪左眼，翻身落水。众兵不敢捞救，竟死于柳湖之内。正是：

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

却说咎元文，见王彪围困核心，正欲奋勇援救，又遇黄俊伏兵，拦住去路，杀得七损八伤，大折一阵。归点残兵，刚剩得六百余人，又没了王彪一员勇将。咎元文又羞又恨，欲待再战，缺

少兵马，欲归吴淞，又恐部抚归咎，便将百姓大骂道：“今日之败，都因地方不行救护。这些奸民，决与湖寇通情。且不要管他黑白，一个个砍了他的性命，才雪我恨。”即时传下号令，将近泖一路地方，尽行剿灭。可怜老幼男女，霎时间杀伤了五六百人，俱充作贼人首级，到部抚报功。惊得远近百姓，也有丧身锋镞的，也有逃窜远去的。儿啼女哭，一时星散。

却说黑虎天王，胜这一阵，皆由史文妖术。及见官兵败去，越无忌惮，率着众贼，四处打粮。看看掳到红家庄来，红芳听得风声不好，后知方公病体已愈，急忙打发儿子与曹士彬等，前往方家读书。又将细软什物，收拾停当，雇了般只，着王氏竟到长兴外家避乱，自己住在家里，探听消息。正是：

宁为本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

红生到了方家，举家相见，礼毕。此时素云，年已及笄，生得眉横柳叶，脸衬桃花，真有倾国倾城之色。又兼方老安人，亲教诗词，颇谙吟咏。当下在房，一见红生，急向后屏躲避。红生虽不及细看，然亦窥见美艳非常，不觉暗暗欣喜。

看官，你道红生往来读书，已经数载，为何素云尚未识面？只因这头姻事，方公力欲许生，老安人却嫌他家事单薄，意犹未决。况闺禁甚严，红生虽系娇客，非奉呼唤，不敢擅入中堂。即或暂时进去，自有婢妇先行禀报，然后进见。所以红生虽欲偷觑，其如闺阁深藏，难图半面。不料那一日，偶然撞见，顿觉芳情牵惹，一时按纳不下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玉仙见了方公，备述泖寇焚劫，甚是披猖，所以先期避难。方公与老安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宽心在此读书，待平静之后，归去未迟。”红生又细细的慰问了一会，自到白云轩卧内，打扫收拾，日与士彬、西苓讲诵不辍。正是：